

■ 军旅生涯 ■

凌晨 我在营地站岗巡查

上世纪60年代,我在湖北黄陂当兵,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生活物资非常紧张。

一天凌晨,天气很冷,北风不停地呼啸,老班长刘其明带着我去接岗。当交班人员把情况、口令交代给我后,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站岗。孤身一人站在黑暗的地方,确实打心眼儿里害怕,但我知道,全营几个大伙房的安全是个大问题,站岗责任重大。克服恐惧心理后,我悄悄地在几个大伙房结合部来回巡查。

突然,有两个黑影从远处慢慢地踱了过来,靠近了定睛一看,是两个人。这两人走几步停一下,显得鬼鬼祟祟的,我急忙问道:“谁?口令!”见两个人不回答,还一直往伙房门口走,我意识到问题严重,便大声喊道:“干什么的?站住。”那两个人停了一下,就又向伙房门口走去。我急忙把子弹压到枪膛底下,大喊:“不许动,再动我就开枪了。”随着喊声,我把枪栓拉得哗啦响。

在营房门口带岗的老班长刘其明,听到我的喊声和枪栓

声,很快跑到我跟前,又往前跑了几步,拦住了那两个人。经过仔细盘问,才知道他们是当地群众,饿得实在没有办法,便想到营地大伙房里找点东西吃。了解情况后,班长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,然后把下午才领回的8元津贴送给他们。见此情景,我也急忙掏出兜里仅有的两元钱,送给了那两人。

最后,班长对他们说:“这是为了营地安全,军营是决不能擅闯的。”那两个群众拿着钱连连说:“谢谢解放军同志!我

们以后再也不会了。”随后他们便离开了。

看到两人走远了,班长急忙把我的枪拿过去,拉开枪栓一看,对我说:“好小子,你做对了,以后不管是啥任务,在没有弄清情况时,不能把子弹推上膛,枪口绝不能对准老百姓。”

第二天点名的时候,连长特别表扬了老班长和我的做法。事情虽然过去几十年了,但我每次想起这件事,总能感觉到解放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。

史学敏/文

一枚铜戒指

1981年,我高考落榜。父母执意让我复读,可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,除了语文成绩一枝独秀,其他功课都乏善可陈。我寻思:复读一年再考不上,岂不是更丢人?因此,任凭父母磨破了嘴皮,我也不肯再进校门,父母只好听之任之。

毕业后,我做起了小买卖,骑着自行车贩卖水果、蔬菜,收啤酒瓶,也倒腾过动物皮子。当时,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最多挣一个工,也就合5角来钱。而我出去一天能赚两三块。虽然早出晚归四处吆喝很辛苦,但比在生产队干活强多了。

有一天,我在梨园里逗了两筐“树落儿”,就是别人采摘时遗漏的果子,多为个头儿不足或品相不好的。我自己上树

去摘果子,所以很便宜,1分钱1斤。做小买卖的有套生意经,叫“好货好出手,赖货赚钱多”。的确如此,我挑挑拣拣,驮到县城的集上,好的每斤1毛5,最次的一斤卖5分,一个集下来挣了7块半。在当时来说,这算是笔“巨款”了。早早收了摊,我在集市上闲逛,突然看到一个卖小物件的地摊上,摆着明晃晃的黄铜戒指。之前,我在集上看到过有的女人无名指上戴着金光闪闪的戒指,早就想挣了钱也为母亲买一枚。几乎未加思索,我果断停下脚步,花5元钱为母亲买了一枚戒指。

可没想到,我的孝心却招来母亲一通埋怨。她说:“5块钱够咱家花一个月了,买这么个玩意,不顶吃不当喝的,简直

是瞎糟钱!”不过,埋怨归埋怨,看得出来,母亲还是蛮开心的。她把戒指在手里摆弄一会儿后,戴到了左手的无名指上。然后,又把戴着戒指的手举到眼前,对着太阳左端详右端详,说:“这样子倒是不难看,就是有点不值。”我心里明白,母亲不是不喜欢这枚戒指,而是心疼那5块钱。

这枚戒指,母亲每天戴在手上,没事儿就摩挲,越摩挲越亮。偶尔会有邻居或串门的大婶大娘问:“这戒指真好看,在哪儿买的?”母亲便笑盈盈地把手伸出来,说:“不知道呢,是俺儿给买的!”“俺儿”这俩字,母亲说得格外清晰而响亮,总能换来一阵啧啧称赞。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我虽然

也挺开心,又不免为它只是枚铜戒指而汗颜。

后来,我在部队当了干部,挣上了工资,有了一定的积蓄。母亲60岁大寿的时候,我给她买了一枚24K的金戒指,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孝心。谁知,母亲并没显示出多么惊喜,把金戒指接过去,看都没怎么看便放在一边。她摩挲着手上戴着的那枚铜戒指,说:“不要了,我手上这个就很好,戴了这么多年,戴出感情了。”一时间,母亲的话让我热泪盈眶。我知道,在母亲的眼里,这枚普通的铜戒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,比任何礼物都有价值。

这枚铜戒指,母亲一直戴到去世,也成了她永久的陪伴。

刘明礼/文

■ 朝花夕拾 ■

吃饺子

1961年,我调入山东省庆云县李赤城完小农中三班任教。当时,王福德是校长。

王校长是一位老革命,对上级领导的指示一是一、二是二,没有半点变通的余地。那时正是“低指标、瓜菜代”的困难时期,他和老师们一道,同样以地瓜叶、萝卜缨来充饥。本来学校的学农基地收了粮食,只要他说一句话,老师们就能有赏或无偿享用一点。可王校长遵循国家的粮食政策,把基地收的粮食全部卖给了国家(粮站)。

王校长不饮酒、不吸烟、不喝茶,就喜欢吃饺子。可是,怎么才能吃上饺子呢?王校长提议,老师们每天“克扣”自己一二两粮食,以“瓜菜”替代,到周六攒够一斤多指标,用于吃水饺。当时既没有肉,也没有油,就用学校院里种的菠菜做饺子馅。先把菠菜用开水焯一下,剁碎之后放上盐一拌就好。饺子出锅了,透着绿色的水饺鼓鼓的,老师们一个个大快朵颐。1斤面能包40个饺子,大家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,还意犹未尽。

有一次,我向王校长提议:一周才改善一次,让老师们都吃个饱,看看能吃多少个。那次,大多数男老师每人吃了60个饺子,一位姓张的老师竟然吃了70个。

郑天峰/文

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勤

善

和

张培胜 设计

中国网络电视台
人民网·强国网

■ 图说往事 ■

陪国际友人考察



1981年年底,我被从邢台地区经委选调到临城县任职。12月29

日,我到临城报到。第二天,我和革委会副主任及地区外事办的负责同志,接待了来临城考察邢窑遗址的新西兰籍国际友人路易·艾黎。我们一行人乘车,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,到临城的岗头、祁村、西双井等村实地查看邢窑遗址。路易·艾黎不顾年迈,看得很仔细,每到一处还捡起部分瓷片,准备拿回去作研究。为了纪念这次考察,我们一行人合影留念。左起第六人为路易·艾黎,右起第四人为本文作者。 贾培兴/文并供图

父亲给我买自行车

小时候,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,骑上它在村道上逛。可是,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,我的想法只能是梦想而已。

有一次,我想骑自行车了,便借来同学的自行车在自家小院骑。父亲见了,说:“小心些,别把人家的自行车弄坏了,我们家可赔不起。”父亲说得对,要是不小心碰坏了同学的自行车,还真麻烦!我从自行车上下来,推着自行车往同学家走去。这时,父亲走上前,摸了摸我的头说:“你好好读书,考上镇里的初中,我就给你买自行车。”

打那以后,我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上完小学五年级,我的成绩在班里排第一名。我把成绩告诉父亲,然后怯怯地问:“爸,答应给我买自行车的事儿,可别忘了!”父亲笑着说:“没忘,你拿

到镇上初中升学通知书就行!”第二年,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,父亲兑现了他的承诺,送给我一辆自行车。

上初中后我就住校了。每逢周末,我便和邻村的几位同学一起,骑自行车从镇里的学校回家。一路上,我们精神焕发,沿着乡村公路竞相追赶。初中毕业后,我到80公里外的县城上高中,自行车用不上了。我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,只想努力考上大学。高考结束后,我再次骑上告别3年的自行车,在村里风光了一把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到城里工作了。家里搬新房时,我提醒父亲:“我那辆自行车,可别扔了。”父亲笑着说:“不会扔的,你放心!”每次回到老家,我都要骑那辆自行车,回想小时候骑行时的情景。

张培胜/文